

试谈中国禁毁小说的概况及禁毁因由

冷成金

(中国人民大学 中文系, 北京 100872)

[摘要] 明清两代是中国历史上禁网森严的时代, 小说禁毁尤为突出。统治者禁毁小说的借口主要是“有伤风化”和“倡乱”。其中, 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小说表现出了 一定的 个性解放色彩和民主意识。在禁毁与反禁毁的斗争中, 反禁毁 最终取得了胜利。

[关键词] 禁毁小说; 禁毁概况; 禁毁因由

[中图分类号] I209 **[文献标识码]** A **[文章编号]** 1000-5420(1999)05-0098-04

在中国的禁书史上, 秦之禁书, 隋之焚纬, 是两次著名的大规模的禁书运动。之后, 见之于史的零星记载有北宋蔡京窜改实录, 南宋的秦桧禁野史, 宋以后凡民间实录皆禁。元至明初, 民间戏曲遭禁, 而且开启了以朝廷律法禁毁戏曲的先例。至明正统七年(1442), 一向被统治者鄙视为末流的小说, 更遭禁毁, 此风至清代尤为炽烈。由此完成了中国历时数千年的禁毁史。

至于禁毁小说, 主要在明清两代,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, 明清两代不止是禁毁小说, 而是凡被视为离经叛道的思想著作、小说著作、戏曲著作尽遭禁毁。而且形成了从朝廷法令, 到地方法令, 再到民间舆论三位一体的完整的禁毁系统。

在明清两代的朝廷法令、地方志和个人的笔记中, 禁毁法令、条例、舆论宣传极多, 王利器先生在材料的整理方面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。这些禁毁法令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的内容: (1) 禁小说, (2) 禁杂剧戏曲, (3) 禁演唱淫词小曲, (4) 禁小说戏曲的卑俗之词登大雅之堂。如果细读这些千奇百怪的法令, 真使人觉得莫名其妙。如明太祖朝的《洪武二十二年三月禁军官军人学唱》, 明英宗朝的《禁唱夫妻上坟曲》, 清圣祖朝的《康熙十年禁唱秧歌》, 清世宗朝的《雍正

六年二月郎坤援引小说陈奏革职》, 清德宗朝的《禁唱莲花落》等等。

明清两代, 可谓禁网森严, 尤其是清代, 禁毁法令比明代多出数倍, 实在到了随心所欲的程度。当然, 统治者的工作方法并不那样简单, 很多法令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命令, 往往写得“情理并茂”。清仁宗朝《嘉庆七年十月禁毁小说》就比较典型。

朝廷既多禁毁之命, 地方官员自然群起效尤, 禁毁法令多如牛毛, 与朝廷法令大同小异, 兹不赘述。倒是民间舆论, 颇有趣味, 可摘述数则, 以见当时之社会心态。袁了凡曰: “人虽不肖, 未有敢肆为淫纵者, 自邪书一出, 将才子佳人四字, 抹杀世间廉耻, 而男女之大闲, 不可问矣。每见深闺女子, 素奉行无瑕, 偶一披卷, 情不自制, 顿忘中 至羞, 遽作阳台之梦。亦有少年子弟, 情窦方开, 一见此书, 邪心顿炽, 终日神游楚峡, 每夜梦绕巫山, 或手淫而不治, 或目挑而苟从, 丧身失命, 皆由于此。若夫巧作传奇, 当场演出, 以婉娈姣好之童, 为阿媚淫秽之态, 坏人闺门, 不可胜数, 皆此等书为之作俑也。界之灾火, 夫复何疑。”^①这虽说要禁“淫书”, 但言辞之间, 风光旖旎, 说得人心旌摇曳, 颇有点宣传“淫书”的嫌疑。但有的就咬牙切齿, 火药味十足了: 自小说作而淫风炽, 弹

[收稿日期] 1999-02-20

[作者简介] 冷成金(1962-), 山东临沂人,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副教授, 文学硕士, 韩国韩瑞大学中文系应聘教授, 主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

词兴而女德衰，世不乏聪明子弟，闺阁庄女，而偶睹邪书，不觉送入离门，真可慨也。此书一出，凿淫窦，因以乱人之伦，败人之名，破人之家，杀人之身，折人之福，损人之寿，绝人之嗣，戮人之魂。其毒人也，如蜜钱砒霜；其陷人也，如雪山坑坎，是乃好民之首，乱贼之魁，王法所必诛，天津所不赦也。有能焚毁淫书者，状元宰相，操券可得，贤孙贵子，转眼可生，美名大利，立地可享，奇祸横灾，霎时可免，介福高寿，随意可增。请言收藏小说四害与焚毁淫书十法，以为天下劝。^②其“十法”太长，约3000字，兹不赘录。其言辞之刻毒，方法之老辣，由上面的引文可以想见。

对于小说作者的诅咒，实在意味深长。遭诅咒最多的似乎是罗贯中。如：“钱塘罗贯中，南宋时人，编撰小说数十种，而《水浒传》叙宋江等事，奸盗脱骗机械甚详。然变诈百端，坏人心术，其子孙三代皆哑，天道好还之报如此。”^③李渔亦不能幸免：“李生渔者，自号笠翁，居西子湖，性龌龊，善逢迎……今观《笠翁一家言》，皆坏人伦、伤风化之语，当堕拔舌地狱无疑也。”^④其对小说的恐惧、无奈，已使他们失去了封建卫道者的风度，其低俗的泼妇嘴脸，已尽显于此。

那么，明清两代主要禁毁的是哪些小说呢？由于历朝颁布的法令太多，兹无法一一采述，仅摘述其中典型者，即可了解禁毁数目之大概。同治七年，江苏巡抚、镇压太平天国的帮凶丁日昌奏准查禁淫辞小说，“计开应列书目”231部，其中“淫词唱本”111部，此处仅列小说120部：

《绘图公案》《品花宝鉴》《昭阳趣史》《巫妃媚史》《浓情快史》《绣榻野史》《幻情逸史》《梦纳姻缘》《灯月缘》《石恶缘》《雅观缘》《水浒传》《桃花影》《隔帘花影》《蛟红传》《红楼梦》《补红楼梦》《红楼重梦》《野春稗史》《隋炀艳史》《禅真后史》《株林野史》《巫梦缘》《一夕缘》《云雨缘》《痴符》《西厢》《梧桐影》《如意君传》《循环报》《续红楼梦》《红楼圆梦》《金瓶梅》《春灯迷史》《巫山艳史》《禅真逸史》《狼史》《金石缘》《五美缘》《梦月缘》《桃花艳史》《何必西厢》《鸳鸯影》《妙传》《贪欢报》《后红楼梦》《红楼复梦》《唱金瓶梅》《续金瓶梅》《紫金环》《前七国》《牡丹亭》《七美图》《桃花艳》《灯草和尚》《怡情阵》《两交欢》《同拜月》《僵楼志》《石点头》《蒲芦岸》《情史》《碧玉塔》《艳异编》《灰豹图》《增补红楼梦》《脂粉春秋》《八美图》《载花船》《痴婆子》《倭袍》《一片情》《伎衣裳》《锦上花》《倚团圆》《八段锦》《醒世奇书》《碧玉狮》《日月环》

《天宝图》《红楼补梦》《风流野志》《杏花天》《桐花丛》《醉春风》《摘锦倭袍》《同枕眠》《弁而钗》《温柔珠玉》《清风闸》《今古奇观》《双宋奇书》《摄生总要》《机闲评》《反唐》《凤点头》《国色天香》《柏案惊奇》《死稽谰语》《双珠凤》《绿牡丹》《锦绣衣》《芙蓉洞》《一夕话》《笑林广记》《岂有此理》《小说各种》《宜春香质》《北史演义》《女仙外史》《风流艳史》《妖狐媚史》
后又列续查禁淫书34部：

《隋唐》《仗武香球》《伍凤吟》《百鸟图》《换空箱》《仇美图》《空空幻》《史》《十美图》《龙凤金钗》《仁才子》《刺成美》《绿野仙踪》《箭缘》《真金扇》《鸾凤双箫》《锦香亭》《绣球缘》《双剪发》《巫山十二峰》《钟情传》《白蛇传》《探河源》《花间笑语》《双玉燕》《百花台》《石花楼》《合欢图》《四香缘》《盘龙镯》《双凤奇缘》《巫连环》《金桂楼》《巫鸳鸯》
两者相加，共154部，这是笔者所能见到的最多的一次查禁小说的书目。由此可见封建统治者查禁小说范围之广。

中国第一部禁毁小说是《剪灯新话》。清代顾炎武《曰知录之余卷四·禁小说》记载：“实录（《英宗实录》）：政统七年，二月辛未，国子监祭酒李时勉言：‘近有俗儒，假托怪异之事，饰以无根之言，如《剪灯新话》之类，不惟市井轻浮之徒，争相诵读，至于经生儒士；多舍正学不讲，日夜记忆，以资谈论；若不严禁，恐邪说异端，日新月异，惑乱人心，乞敕礼部，行文内外衙门，及调提学校、俭事御史，并按察司官，巡历去处，凡遇此等书籍，即令焚毁；有印卖及藏习者，问罪如律，庶卑人知正道，不为邪妄所惑。’从之。”

《剪灯新话》何以成为禁毁小说，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其自身的内容来找原因。

朱元璋鉴于历代教训，实行了高度的集权和特务统治，加强文化专制，以程朱理学为正统，严格控制朝野非“正统”的思想言论，制造文字狱，加强对学校的控制，让刘基等人拟定八股程式，以八股开科取士，读书人只许读朱注《四书》和宋元人注《五经》。对于佛教，朱元璋也拿来为我所用。他说：“佛虽空，道虽玄，于内奇天机，而人未识何也？假如三教惟儒者，凡有国家，不可无。……假处山藪之愚民，未知国法，先知虑生死之罪，以至于善者多而恶者少，暗理王纲，于国有补无亏，谁能知识。”^⑤佛教在朱元璋那里蜕变成了“暗理王纲”的政教。朱元璋还在其《仁教论》中进一步论述了他对儒、释、道三教思想结构之

互补的看法：“于斯三教，除仲尼之道祖尧舜，率三王，删《诗》制典，万世永赖；其佛仙之幽灵，暗助王纲，益世无穷，惟常是吉。尝闻天下无二道，圣人无两心。三教之立，虽持身荣俭之不同，其所济给之理一。然于斯世之愚人，于斯三教，有不可缺者。”^⑥由此可见明初之思想统治。

《剪灯新话》的内容主要有四类：第一类是描写爱情的。其中“多偎红倚翠之语”，《秋香亭记》甚至写的就是作者本人的爱情悲剧。其“风情丽逸”常流于“病态”，正常的夫妻生活已满足不了男主角，如《金凤钗记》以赞赏的态度来描绘“私通小姨”；《猱芳楼记》津津有味地夸耀郑生与薛氏两姊妹通奸。第二类是写因果报应的。如《孤生冥梦录》写秦桧等的历代误国之臣在地狱里“身具桎梏，以青石为枷压之”，万劫不复。《秋香亭记》写元惠宗至正年间，商生和表妹杨采采自幼相爱，长大后因战乱而天各一方，终于难成眷属，寄予了作者的身世之慨。第三类反映文人士子的悲剧命运，如《翠翠传》写书生金定的妻子翠翠在战乱中被张士诚的部将所掳，金定历尽艰险，找到妻子后却不能团圆，只能以兄妹相认，后两人绝望而死。第四类主要写人鬼、人仙奇遇的故事。如《华亭逢故人行》写洪武年间士人石若虚遇到故人的鬼魂，暗示了功臣的不幸。《秋宫庆会录》写潮州士人余善文才华出众，但在人间不遇，却受到龙王器重，后遍游名山，不知所终。

今天想来，《剪灯新话》的被禁的原因大概有如下几种：其一，所谓伤风化，乱人心。其中相当部分是描写男女爱情的，有的描写本色流露，甚至“秋月春花，每伤虚度，云情水性，失于自持”。还有的写人鬼相亲，如《金凤钗记》写兴娘的鬼魂附在妹妹庆娘身上与崔兴哥私奔。其二，使士子文人耽于小说，疏于经典，影响了科举考试。当时就有评论说《剪灯新话》之类的小说使得“经生儒士，多舍正学不讲，日夜记忆，以资谈论。”如此下去，朝廷控制思想的企图就会落空。其三，有影射现实之嫌。《剪灯新话》写下层百姓的不幸，文人的痛苦，假托神鬼的世界、善恶报应来诉人间之不公，在统治者看来，就像秦疏里说道一样：“假托怪异之事，饰以无根之言”，直接、间接地影射现实。

“有伤风化”是统治者禁毁小说的重要因由，另一个重要的因由就是所谓的“倡乱”。历代皆禁的小说《水浒传》据说就是“倡乱”、“诲盗”之作。其实，更

深层的原因是《水浒传》中的民主意识。《水浒传》的民主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（1）《水浒传》的“替天行道”、“全忠仗义”实质上是以传统的方式表现了民主意识。许多人认为不反皇帝是《水浒传》的一大缺陷，其实并非如此。纵观全书，可以看出，一方面，虽然忠于皇帝，但并不意味着忠于皇权，皇权如果不义，人可替天行道，可取而代之；另一方面，人人皆可参与政治，可替天行道。这与封建皇权之神圣不侵可犯，有根本的冲突。（2）其领导方式颇富民主气氛，四次排座位突出了“随才器使”的民主思想和儒家的圣王理想的朴素的民主意识。在梁山上，不是谁当首领谁就正确，而是谁有才德、谁的功劳大谁才能当首领。显然，这是以“江湖”来映衬“江山”。这种“天下为公”的思想，与世代相传的封建皇帝的家天下——“天下为私”——是对立的。《水浒传》所以会成为名著，最重要的原因不在于它“倡乱”，而在于它表现出了深藏于文化传统中的民主思想。

既有禁毁，就有反禁毁。而其结果，似乎不言自明。禁毁者自己早已灰飞烟灭，而被“禁毁”的“淫辞小说”却世代相传。本世纪初，就有人注意到禁毁小说的问题。鲁迅先生有《小说旧闻钞》，专列“禁黜”一类，登录了清俞正燮的《癸巳存稿》。俞正燮的《癸巳存稿》卷9“演义小说”部分这样写道：“其小说之禁，顺治九年（1652）题准，琐语淫词，通行严禁。康熙四十八年（1709）六月议准，淫词小说及各种秘药，地方官严禁。（嘉庆）十八年（1813）十月，又禁止淫词小说。”

俞正燮简要地记录了有清一代的禁毁历史。然而，统治者是否真的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呢？事实恰好相反。

明代的著名作家朱有炖在《元宫词》里这样描绘宫廷的演剧情形：“尸谏灵公演传奇，一朝传到九重知。奏宣赉与中节省，诸路都教唱此词。初调音律是汉卿，伊尹扶汤杂剧呈。传入禁垣官里说，一时咸听唱新声。”恐怕这不正是元代宫廷的演剧情形，明清两代也是如此。这方面的资料很多，仅举出清代皇帝庆祝寿辰的一次演出的剧目，就可窥见一斑。朝鲜朴趾源奉使来中国庆祝乾隆寿辰，记下了乾隆70寿辰的演出剧目，包括《丸如歌颂》、《髭被四表》、《福祿天长》以下等80出戏^⑦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明代封王的嫡系子孙到了该去自己封地的年龄时，皇帝送的礼物竟是词曲小说：“洪武初年，亲王之国，必以词曲一千

七百本赐之。^⑥清代的梁清远解释说：“洪武初年，亲王之国，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。或亦以教导不及，欲以声音感人，且俚俗之言易入乎？”^⑦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了。统治者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的惠民政策的真实嘴脸暴露无遗。

然而，被统治者视若洪水猛兽的小说淫词在民间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状况呢？如果只看历代皇帝的饬令和政府的文告，那是不能了解真实状况的，真正反映民间状况的往往是一些笔记。如明代叶盛在《东日记》卷21《小说戏文》中写道：“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，伪为小说杂事；南人喜谈如汉小生（光武）、蔡伯喈、杨六使，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。农工商贩，钞写绘画，家蓄而有之。疾呆妇女，尤所酷好；好事者因目为《女通鉴》，有以也。”明代姜南在《甌硯新录》中写道：“世之瞽者，或男或女，有学弹琵琶，演说古今小说，以觅衣食。北方最多，京师特盛，南京杭州亦有之。”如果说这还是以客观的笔法来概述当时的小说流传状况的话，那么，有些则是用艺术的笔法来描绘，就更能反映当时的情形了。如清代诸明斋在《住涯百咏》卷1《租书》中描绘说：“藏书何必多，《西游》、《水浒》架上铺；借非一，还则需青蚨。喜人家记性无，昨日看完，明日又租。真个诗书不负我，拥此数卷腹可果。”卷3《倡官词》写道：“东西两调尽官词，弦子琵琶震一时。唱只山歌为引子，人人争说是唐诗。”同卷《说书》写道：“一声尺木乍登场，滚滚滔滔话短长。前史居然都记着，刚完《三国》又《隋唐》。”清代无名氏的《韵鹤轩杂著》卷下《听说书》写道：“举业无心贾迁懒，赶到书场怕已晚。经旬风雨未曾辍，要听书中紧要关。”我们只需引用前人的记录，不假分析，已经可以看出小说流传的状况和统治者禁毁之“成效”。看来，扎根于劳动人民心灵深处的东西，是谁也禁不掉，谁也毁不灭的。

由于人民需要这些小说，便经常巧妙地以各种

方式来逃脱统治者的查禁。例如，《红楼梦》就有十数个别名，主要原因就是易名再印；还有的版本打上了“京版”的字样，其意是说这是官方允许的，可以公开销售，其实这些小说往往正是官方正在查禁的。

在一定意义上讲，满清是靠《三国演义》“起家”的。征服蒙古以后，满清统治者在蒙古人中极力宣传《三国演义》。当时，蒙古人除了信奉喇嘛外，最尊奉的就是关羽。满清统治者便效法《三国演义》中的“桃园三结义”与蒙古人约为兄弟。在中原建立政权后，清代的统治者累封关圣大帝。数百年间，蒙古不叛。统治者知道这些小说可以成事，亦可败事，历史事实正是如此。劳动人民正是利用这些小说来反对统治者的。李自成、张献忠等人正是从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中学会了行军打仗。太平天国的一些将领，也精通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等书，不仅从中学会了行军打仗之道，还利用其中的谋略和精神，瓦解敌人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

在历史上，禁毁与反禁毁的斗争可谓意味深长。统治者知道光靠政治高压无济于事，就想利用御用文人来编造谣言、篡改小说甚至撰写小说来达到其禁毁目的。例如，封建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编造出罗贯中子孙三代皆哑、曹雪芹的后代附逆被族诛的谣言，当时就有人考证出曹雪芹本来无子，而对于罗贯中，则有人专门写《善恶图全传》来彰扬罗贯中的后代。最典型的莫过于俞万春针对《水浒传》费20余年之力写成《荡寇志》，可谓是呕心沥血、用心良苦。当太平军攻占南京以后，将《荡寇志》之书、版一火焚尽。这是劳动人民反禁毁的一次重大胜利。

“折戟沉沙铁未销，自将磨洗认前朝”。“前朝”之弊，犹在目前。今天审视这些小说，我们自有健康的体魄和辨别是非真伪的能力。我们不至于被几段所谓不经的描写吓软了腿。至于个别人非要从中看出“淫”和“盗”来，那本是难以避免的事。

① 黄正元：《欲海慈航禁绝淫类》。

② 金纓：《格言连璧》。

③ 田汝成：《西湖游览志余》（卷25）。

④ 董含：《三冈志略》（四）。

⑤⑥ 全明文（第1册）[M]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

1992. 144, 145—146

⑦ 朝鲜朴趾源：《燕岩集》（卷14）[M]。

⑧ 李开先：《张小山小令后序》。

⑨ 梁清远：《雕丘杂录》（卷15宴如斋絮史）。

（责任编辑 神 怡）